



碧潭橋

數饅頭日子裏的一點喜悅

◎蔡宜峰

在我服役的營區裡有一個哨點，從那兒往東北方望去有滿不錯的夜景——可以捕捉到成長中的新店安坑地區和燦亮亮一片的台北市。部隊的生活實在是太枯燥了，因此我常常在風擺弄著椰葉的晚上從那裏眺望以新光三越為首的萬千燈火，揣想著這個都會的盡頭那一灣靜默的黑水——那確是引人眷戀的一片城啊！而總在一陣無聊的幻想和感慨之後，我的視線又會回到那隱藏在雜亂的建築物後面的，只能靠想像找到的碧潭橋。

回想起來，這座灰樸樸的橋開始讓我感到一種親切的情懷竟是在



我朝夕使用它四年之後，當我被軍用大巴士搖搖晃晃地運送到部隊時又經過它的那一瞬間。大學的時候總覺得橋好像早已完全放棄了希望似的，任憑身上積滿了灰沙塵土而不將它們抖落；而僅僅四線的寬度對於尖峰時間龐大的車流量根本一點辦法也沒有，就像塞滿了膽固醇的動脈般讓人由衷地悲哀起來。

因此每天早上騎車經過碧潭橋對當時的我來說實在是一件煩人卻又無法逃避的苦差事，我只好皺緊了眉頭在砂石車之間無奈地穿梭，遇到迎面而來的灰煙和壅塞時便咒罵個不停。可是當我終於結束了新訓中心十週的課程，準備束手面對未來這一年多未知的命運的時候，車子竟像新店客運般震動著，低吼著好像要載我回家似地駛上了這座連過往的新店溪水都會不經意忽略的橋——從那一刻起我便好好地記住了這碧綠的水、潭裏的山而原諒了其他水泥般的一切了。

在開始了軍旅生涯之後，由於放假出來的機會少了，因此每次再經過碧潭橋的時候總會不自覺地開慢一點，貪心地想一次看盡橋上的



<我心目中的一座橋>

風光：往碧潭的方向有一碇沉沉的、青石硯臺般的湖水和纖瘦奇偉的北二高碧潭橋；順著溪水的流向陡然成了開闊的一片河床地，快速道路便婀娜地沿著岸邊舖排過去。往新店市區那邊看過去，一棟棟高樓像成群被收服的的巨怪似地蹲踞在山腰的霧氣中；橋兩端封閉的哨崗則紀錄著憲兵子弟記憶中苦不堪言的橋哨勤務。每當無事的晚上請假出來到夜市閒晃的時候，車行還不到橋中央就可以望見下橋後不遠處小吃店蝟集的燈火，流動的車和流動的人影刺激著四溢的食慾，也為平凡的城市加添了一點點的風情和興味兒。而奇怪的是，我卻得等到從比較疏遠的地方去看、去使用碧潭橋之後才能發現這一切。

現在我又在有點涼意的夜裏窺探、想像著這座橋的風光了。是的，想像。在環河路快速滑動的車流和建築廣告看板的交會處，一定就是那兒了。它可能又舊又醜，但卻是我對鄉土的記憶中最奇特、最複雜也最鮮明的一部份。

（社會組 佳作）